

近·姚永概
撰

孟子講義

陳春秀
校點



安徽古籍叢書

近·姚永概撰

孟子講義

陳春秀 校點

黃山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孟子講義/(近)姚永概撰;陳春秀校點.-合肥:黃山書社,
1999.11

(安徽古籍叢書第十二輯/《安徽古籍叢書》編審委員會編纂)

ISBN7-80630-470-3

I.孟… II.①姚…②陳… III.孟子-研究 IV.B222.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1999)第 51443 號

黃山書社出版發行

(合肥市金寨路 381 號)

新華書店經銷 安徽杏花印務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50×1168 1/32 印張:9 插頁:4 字數:163,000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0001-2000 冊

定價:17.3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可向承印廠調換)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委員會

顧問 丁繼哲 李廣濤 杜維佑 胡坦 胡雲龍 侯永 秦德文 陳基餘 陶有法

崔劍曉 張立一 鄭銳 鄭淮舟 劉永年 潘鐸鐸

主任 魏心一

副主任 王坦 龔存玲

委員 汪石滿 余焰爐 周心田 徐東平 陳賢忠 黃書元 黃德寬 諸偉奇 黎洪

劉學鍇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基金會

理事長 余焰爐

副理事長 方俊文 季昌清

常務理事 丁光濤 卞兆龍 仇貽壬 朱邦福 朱維芳 吳存心 郭化蘭 陳桂生 張世雲

張振明 湯才欣 董學仁 趙敏生 鄭英保 錢進 穆建科

安徽省古籍叢書編審委員會

學術顧問 安平秋 任繼愈 吳小如 金克木 周一良 周紹良 祖保泉 胡道靜 許逸民

舒燕 傅璇琮 賈文昭 趙樸初

主任委員 劉學鍇

副主任委員 黃德寬 韓西山 嚴雲綬

委員 任弘毅 沙宗復 余國慶 胡金望 紀健生 夏秀流 孫文光 陶新民 蔣國保

諸偉奇 鮑善淳

按姓氏筆畫排列

安徽古籍叢書編印緣起

我國歷史悠久，典籍豐富。我省地處南北之交，學術尤擅其盛。數千年來，哲學、史學、文學、藝術、語言、科技，作者輩出，著述如林，或自名一家，或蔚然成派，多為中華民族文化之菁華，有裨於社會主義文化之建設。允宜及時整理，以廣流傳。

粵自明清，以至近世，南北郡邑已有涇川叢書、龍眠叢書、貴池先哲遺書、南陵先哲遺書諸刻。一九三一年，復有安徽叢書之編刊，所收皆皖人著作，分期影印。出至第六期，以抗戰軍興而中止。盛業未竟，論者惜之。

今者，中央倡導整理古籍，我省領導對此尤為關心。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委員會幾經商討，決定編纂安徽古籍叢書。編纂宗旨是在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下，批判繼承，古為今用，弘揚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服務。最其體例，約有數端：一、所收皆為歷代皖人著作，時間一般以「五四」之前為限，根據內容，分類成輯。注意稿本、稀見本之搜輯與傳布。二、整理方式包括輯、校、標點和注釋、今譯。校勘，力求採用善本為底本，校以他書，或加補輯、編次。標點，採用新式標點。注釋，務求精確，但不作煩瑣考證。整理中，盡量吸收國內外研究的新成果。三、先秦、兩漢著作及文字、訓詁之書，皆用繁體字；其餘則多用簡體字，版皆豎排，以期一律。四、凡熱心於本叢書編印及捐資助刊者，得於書內題名。

安徽古籍叢書編審委員會

一九九四年六月修訂

點校說明

孟子（約公元前三七二——前二八九年），名軻，字子與，戰國時鄒人（今山東鄒縣）。春秋魯公族孟氏之後，受業於子思之門徒。嘗遊說於齊梁之間，未見用，退而與其門徒公孫丑、萬章等著書立說。他繼承孔子學說，兼言仁義，提出『仁政』，主張恢復井田制與世卿制度；同時又謂『民爲貴』、『君爲輕』，還認爲人性本善，強調養心、存心等內心修養，這一主張後來成爲宋代理學家心性說之本。後人尊稱他爲『亞聖』。其言論門人輯爲孟子一書。

孟子記載了孟子一生行踪，所經歷的歷史事件以及所遇見的歷史人物，并翔實記載了孟子一生的主要言論，包括他的政治、經濟、哲學、教育等思想。孟子一書不但理論醇粹宏博，文筆也極雄健優美。其中一些精言粹語，今天仍然很有意義。

孟子講義，姚永概所撰，系手稿。永概（一八六六——一九二三），字叔節，號辛孫，室名慎宜軒，安徽桐城人，姚瑩之孫，浚昌之三子，永樸之弟，師承吳汝綸。姚氏爲清末民初安徽著名學者與教育家，歷任安徽高等學堂教務長、安徽師範學堂監督、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清史館纂修、正志中學教務長。工詩，長於文學，兼通經史，自謂『詩詣第一，文次之』。錢基博評其詩『秀爽而爲警煉，沈鬱而能頓挫。早

喜梅宛陵、陳後山，晚乃出入遺山，語必生新，而意在獨造，是則曾國藩所謂勁氣盤折，欲以古文義法通之於詩，確爲桐城詩派之特色」。吳汝綸評其文「才氣俊逸，議論宏肆，雖百鈞萬斛，運之甚輕」。近代學者沈曾植任安徽提學使、布政使時，曾取其詩與馬其昶文合印一冊，譽爲「皖之二妙」，世固有「通伯文章叔節詩」之稱。其著作有：孟子講義十四卷、左傳講義不分卷、東遊自治譯聞不分卷、慎宜軒日記手稿本不分卷、慎宜軒筆記十卷、慎宜軒詩集八卷、續鈔一卷、慎宜軒文集十二卷、慎宜軒文稿手稿本不分卷、附尺牘、辛酉論一卷、桐城姚氏詩鈔抄本不分卷、尺牘選鈔不分卷、慎宜軒古今詩讀本抄本不分卷、姚永概詩文鈔抄本不分卷、雜文錄抄本不分卷等。

永概一生致力於教育，爲安徽近代高等教育的創始人之一。吳孟復先生評其教學：「論學不分門戶，而根本道德，以文藝與科學爲戶牖，順應潮流，力圖革新，並以語體文編寫教材，其孟子講義、左傳選讀、初學古文讀本皆爲世重。」

孟子講義十四卷，爲姚氏在正志中學任教時所編講稿，至今未有刊本面世，故後人知之甚少。然此書實爲永概畢生功力所聚之重要著作。

永概爲桐城派後勁，治學樸實嚴謹，他爲了寫好孟子講義，曾精研趙岐、孔穎達、朱熹、焦循、戴震、劉大櫟、方宗誠、吳汝綸諸家之研究成果，並詳考其他文獻資料。既對孟子進行了史實、名物和語詞的考證與注釋，又對孟子原文義理作了較爲深入的研究，提出了頗多新穎獨到的見解。孟子講義一書既具漢學精於訓詁考據之所長，又具宋學精求義理之特徵，並汲取了近代的新思想。邏輯清楚，道理透

徹，且淺顯易曉。

孟子是一部儒家經典，過去學者所注重的祇是從哲學、政治、經濟及考據的角度對其思想、典章、名物等加以研究，而很少涉及其散文藝術和寫作技巧方面。永概則遵循了本師吳汝綸之說『義理、文章、訓詁，雖一源而分三端，兼之則爲極至之詣』，對其文法、創作經驗進行了具體分析和總結歸納且語言典雅生動，色彩鮮明，感情充沛，有助於讀者更準確地了解孟子一書的本義，並更好地掌握有關文法評論、藝術分析的方法。姚永樸曾說『孟子講義於義理、文法論之綦詳』，所言是恰如其份的。

本書點校，以姚氏手稿（現藏安徽省圖書館）爲底本，並以趙岐孟子章句、朱熹孟子集注、戴震孟子字義疏證、焦循孟子正義等爲依據，對書中引文進行核校。姚氏引文多爲節引，因無傷文義，故仍以引號標之。手稿中異體字及抄寫過程中的錯別字、漏字及前後不統一字等，則逕行改補，不再另行出校。本書在點校期間，曾得到已故吳孟復先生的關心與指導，省古籍辦諸位先生曾予以熱情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謝。點校者水平有限，疏漏或不當之處在所難免，懇請讀者予以批評指正。

陳春秀

一九九九年八月

孟子題辭

趙岐

後漢書本傳云：『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字臺卿，因避難改名字。永興二年，辟司空掾。舉理劇，為皮氏長。京兆尹延篤以為功曹。中常侍唐衡兄玆為京兆虎牙都尉。岐及從兄襲數為貶議，玆深毒恨。延熹元年，玆為京兆尹，岐懼逃避。玆果收其家屬宗親，盡殺之。岐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見岐，察非常人，遂與俱歸，藏岐複壁中。數年後，諸唐死，因赦乃出。九年應司徒胡廣之命，擢拜并州刺史。靈帝初，復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徵拜議郎。車騎將軍張溫西征關中，請補長史，別屯安定。大將軍何進舉為燉煌太守。行至襄武，為賊邊章所執，詭辭得免。獻帝西都，復拜議郎，稍遷太僕。副（李傕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以岐為副。）馬日磾撫慰天下。興平元年，徵還，董承表遣岐使荊州。遂留荊州，就拜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張鑑云題辭『即序也。』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焦循曰：『趙氏自釋稱題辭之義，稱述孟子氏名事實之本末，所以著書之指義，以表其文辭。』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其篇目則各自有名。焦曰：『如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盡心。』

孟子，鄒人也。

史記作「騶人也」。騶與鄒通。

名軻，字則未聞也。

王應麟云：『孔叢子云：「子車」注云：一作子居。居貧坎軻，故名軻，字子居，亦稱字子輿。疑皆傳會。』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

近魯，後爲魯所并；又言邾爲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段玉裁曰：「或云「鄒」或云「邾」者，語言緩急之殊也。周時作「鄒」，漢時作「騶」，古今字之異也。左、穀作「邾」，公羊作「邾婁」，邾婁之合聲爲「鄒」。國語、孟子作「鄒」。三者「鄒」爲正，「邾」則省文。」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

葬於魯也。三桓子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焦云：『魯桓公生同，爲莊公，次慶父爲仲孫氏，次叔牙爲叔孫氏，次季友爲季孫氏，是爲三桓。仲孫氏即孟孫氏。孟氏之族獻子賢大夫，固嘗爲孟子所稱。莊子之孝，公綽之不

欲，之反之不伐，爲孔子所稱。僖子、懿子、武伯皆知欽敬孔子，敬子則受教於曾子。孟氏尊師重道，其後宜有達人。』永

概案：孟氏之別爲子服氏。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欲肆諸市朝，則孟氏衛道之勇幾成家風矣。孟子生有

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劉向列女傳母儀篇云：『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游爲踴躍築

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乃去，舍市旁。其嬉戲爲買人街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所以居處子。」復徙舍學宮

之旁。其嬉游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此三遷之事。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

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子思名伋，著中庸。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

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爲上賢。先王大道，陵遲墮廢。劉向戰國策序云：『蘇秦爲縱，張儀爲橫；橫

則秦帝，縱則楚王。』永概案：縱謂六國合爲一，以擯秦，楚爲從長，故曰楚王。橫謂與秦連衡，奉秦爲帝，聽其號令也。

漢書注云：『陵夷，謂弛替也。』李善注文選云：『陵夷，即陵遲也。』高誘淮南子注：『墮，廢也。』異端并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漢書注云：『放，蕩也。』論語孔注云：『蕩，無所適守也。』孟子憫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途壅底，仁義荒怠，佞倖馳騁，紅紫亂朱。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游於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說文云：『湮，沒也。』左傳注云：『底，滯也。』則，法也。慕，習也。李注文選云：『周流，流行周遍也。』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耻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貽後人。永概案：蒼姬，謂東周也，東方色蒼。姬，周姓。後漢書孔融傳注：『迄，竟也。』謂周受天之符錄竟也。炎劉，漢也。漢得火德，火曰炎上。劉，漢姓。音義云：『信，音仲。』謂三代謂遺風塞而不仲也。爾雅釋詁云：『憲，法也。』憲言，猶法言也。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見史記太史公自序。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焦云：『史記索隱云：『難，猶說也。』難疑者，有疑則解說之也。』答問者，有問則答之也。平日與諸弟子解說之詞，諸弟子各記錄之，至是孟子聚集而論次之，如篇中問答之文是也。其不由問答，如離婁、盡心等章，則孟子自撰也。又有與齊、魏、鄒、滕諸君及景子、莊暴、淳于髡、周霄、景春、宋牼、宋勾踐、夷之、陳相、王驩等相問答，蓋亦諸弟子錄之，而孟子論集之矣。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焦云：『今以孔本經文計之，共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六字，校趙氏所云實多五百四十一字。』包羅天地，揆序萬

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焦曰：「命世，即名世也。亞，次也。自包羅天地至曲而不屈，皆發明名世之實。」永概案：揆，度也。倨，傲也。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

雅、頌各得其所，見論語子罕篇。鄭注云：「魯哀公十一年冬也。」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史記

孔子世家云：「孔子去魯凡十四歲而反。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

繆，編次其事。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從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至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樂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晚而喜易，序

彖、繫、象、說卦、文言。乃因史記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

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論語者，五經

之鎔鑄，六藝之喉衿也。音義云：鎔，音管。方言作「轄」，車釭也。鑄，音黠，鍵也，與牽通。戴震云：車之轉運

在軸轂，而鎔如環約於轂，轄如筭約於軸，非此則軸與轂不可以運。五經亦非論語無以運行。說文：「喉，咽也。」孫炎

曰：「襟，交領也。」焦氏曰：「內則鎔之以喉，外則鍵之以領，謂論語爲六藝之總領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象

之言似也。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

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鬲，讀如隔，障也。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

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鬲，讀如隔，障也。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

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鬲，讀如隔，障也。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

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鬲，讀如隔，障也。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

予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衆。焦云：『以孟子似續孔子，自趙氏發之。』韓愈謂：『孔子傳之孟軻。』本諸此也。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爲政。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託也。顧炎武云：『史記、法言、鹽鐵論等所引孟子，今孟子書無其文，豈俱所謂外篇者耶？』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紂，逮至亡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爲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錢大昕云：『漢書贊武帝云：『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本紀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則傳記博士之罷，當在是時矣。』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爲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義，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摭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說文：『拓，拾也。』陳、宋語。或從庶。』焦云：『拾取一章一句解說之，未能通其全書，其義自然乖異矣。』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余生西京，世尋丕祚，有自來矣。書釋文：『丕，大也。』爾雅釋文：『祚，福也。』趙氏出帝顓頊，故可云丕祚。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焦云：『傳稱生於御史臺。』李賢注：『其祖爲御史，故生於臺。其祖父之名不詳。』永慨案：謂蒙祖父義方之教訓，使涉典文也。方，道也。典文，謂聖賢之典籍文章。知命之際，論語：『五十而知天命。』嬰戚於天，遭屯離蹇，屯、蹇皆卦名，皆難也。遭，遇也。離，麗也。詭姓遁身，詭，異也，謂變異其姓。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

年，張湛注列子云：『八紘，八極也。』心勦形瘵，何勤如焉！焦云：『勦、瘵義皆爲勞，故以勤字總承之。』嘗息肩弛擔於濟、岱之間，或有溫故知新，雅德君子，焦云：『謂孫嵩也。』北海郡安丘，其地在濟、岱之間。息肩弛擔，謂藏複壁中。矜我劬瘁，睠我皓首，訪論稽古，慰以大道。睠，說文作眷，云：『顧也。』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焦云：『吝，有難義。』說文：『漂，浮也。』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音義云：『亂，治也。』謂治其憂思。說文：『遺，亡也。』亡即忘。惟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之辯之者既已詳矣。儒家惟有孟子，閎遠微妙，閎，與宏通，大也。妙，與眇同，小也。言其大閎而且遠，言其小微而且妙。溫與難見，宜在條理之科。禮記注：『溫，今之續及故絮也。』爾雅：『西南隅謂之奧。』緼在袍之裏，奧在室之內，故不易見。條理，謂條分縷析，使之井井著明也。廣雅：『科，品也。』於是乃述己所聞，證以經傳，爲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旨，分爲上下，凡十四卷。焦云：『趙氏於孟子，既分其章，又依句敷衍而發明之，所謂「章句」也。章有其旨，則總括每章之末，是爲「章旨」也。』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文別行。馬融注周禮：『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趙氏蓋用馬融之例。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施於新學，可以寤疑辯惑。寤，與悟通。愚亦未能審於是非，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亦宜乎！

孟子序說

朱 熹

朱子，名熹，字元晦，亦字仲晦，徽州婺源人。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主泉州同安

簿，歷知南康軍，提舉江西、浙江茶鹽公事，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兵部郎官、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知漳州、漳州，煥章閣待制侍講，提舉南京鴻慶宮。慶元二年，落職罷祠，五年依請致仕，明年卒，年七十一。事實詳宋史道學傳及朱子年譜考訂、朱子世家。

史記列傳曰：『孟軻，驕人也。』

受業子思之門人。

索隱云：『王劭以人爲衍字。』而趙氏注及孔叢

子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道既通，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

『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而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

『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按

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

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

歲，爲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當是之時，秦用商鞅，

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

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韓子曰：

『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案：二說不同，史記近是。永概案：『司馬遷，

字子長，西漢時人。爲太史令，著史記一百三十卷。史記索隱司馬貞著。尹氏，名焯，字彥明，洛人，程子弟子。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永概案：荀子名況，楚蘭陵令，著荀子。揚子名雄，漢人，著太玄經、法言。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

處。』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

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蘊氣象，無許多光耀也。』永概案：大程子名顥，字伯淳，二程子名頤，字正叔，河南人。學者稱大程爲明道先生，二程爲伊川先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卻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永概案：楊氏名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兩程弟子，學者稱龜山先生。

永概案：孟子之學，自司馬遷、趙岐、韓愈、程子、朱子以次，發明之已詳矣。然以愚測之，其學固